



Distr.: General
25 October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5(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2004 年 10 月 25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以色列对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第 1993/2 A 号决议提交报告 (A/59/256) 的答复。以色列对该报告深表关切(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第三委员会会议项目 105(c) 下的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丹·吉勒曼 (签名)



2004 年 10 月 25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以色列对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根据委员会第 1993/2 A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的答复

A. 导言

特别报告员最新提出的报告带有其前任的所有印记特征。报告的特点是严重忽略及有意犯下错误，而且为了狭隘和极端的政治议程不惜歪曲事实和法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规定问题重重，充满了片面性和预断性。在过去几年中，这个问题重重的任务规定又因特别报告员自身的问题而蒙上阴影。从他的报告及其向媒体提供的谩骂中可以看出，特别报告员这个职务只不过是一个发表其个人偏见的论坛，而该区域的实际状况只不过是需
要剪裁适应其预定政治议程的材料。

以色列对特别报告员前几份报告中的很多、尽管不是绝大部分的指控都做了答复，有些甚至是重复答复。但是，即使是冒重复的危险，对某些令人恼怒的歪曲也无法置之不理。

B. 一般性意见

在回答报告员将其作为报告重点提出的问题之前，还需要提出一些一般性意见。

背景：与前几份报告一样，该报告完全忽略了以色列每日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除了报告第 36 页偶然提到（——在以色列“侵犯”人权的清单(!)中），自爆发巴勒斯坦暴力以来，1 000 名以色列人被打死，6 000 多人受伤，就再也没有提到以色列平民日常面临的恐怖，包括在过去 4 年中发生的 138 次携弹自杀攻击和 13 730 次枪击攻击事件。也没有提到对以色列的高楼大厦、港口以及燃料库企图发动的大规模恐怖袭击，这种攻击可以轻易地夺去数千人的生命。

平衡：不解决以色列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报告员描述的画
面不完整；它破坏了有可能对以色列防御措施进行平衡评估的依据。这些措施的法律和道德测试是，无论如何，他们是不是对以色列所面临危险的适当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威胁，那么任何措施都是不可接受的。当然了，在特别报告员所表述的没有任何威胁、充满了田园诗般的世界中，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以色列为保护其平民生命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在现任报告员眼中，没有一项是相称和可以接受的。**

省略不便的事实：以色列面临的残酷恐怖威胁只不过是报告所忽略的不便提出的事实之一。其他的明显忽略包括：

- **大幅度改变安全隔离墙的路线。**报告提到国际法院通过了关于“以色列正在建造的”隔离墙的裁决，表明通向隔离墙的路线没有改变。实际上，近几个月来，已经对路线做了重大调整，限制它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甚至是冒着减少向以色列平民提供的保护的危险。
- **人道主义安排。**报告员没有提到以色列为确保继续提供医疗用品和水供应、每天运送儿童上学所采取的任何措施，以及以色列为帮助缓解领土人道主义状况而采取的很多其他措施。
- **巴勒斯坦领导层中的腐败和管理不当。**报告员强调了巴勒斯坦人民中“贫穷和失业普遍存在”的情况，但却没有提到造成捐助者提供的几十亿资金流失的严重腐败现象。这些资金本来是打算用于缓解贫困和痛苦的，但却被转到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私人账户中。

毫无根据的指控：报告充斥着一些杂乱无章的短语开头和没有根据的说法，例如：“证据表明”以及“似乎……”。报告员力图把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当作事实，他把使用被动语态当成艺术，例如一些离奇的指控说“正考虑”在加沙地带的主要大楼里安装“高技术监听装置”，或令人齿寒的仿佛中世纪的恐怖中伤，例如“还有指控说定居者往井里下毒”。

误述和扭曲：还可以举出一些报告扭曲事实的惊人的例子：

- **歪曲事实：**报告员说，Azzum Atma 村庄有 10 所房屋和商店被毁坏“因为它们距隔离墙太近了”。事实上，这一地区的隔离墙路线还没有决定。文中提到的建筑实际上是非法的，是违反了规划条例建造的。与其他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在经过适当程序后被拆毁。
- **歪曲法律：**为了证明以色列在从加沙地带撤出后仍然是“占领国”，报告员说，占领是否合法的测试是“并不是占领国对领土是否实行了有效的控制，而在于它是否有能力行使这种权力”。这种说法无论如何没有法律依据。为了显示权威性，特别报告员引用了纽伦堡军事法庭的“人质案件”，假设曾提及法庭对希腊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游击队员能够随时控制这些国家的这些地方”的事实并不能剥夺德国部队作为占领者的地位”。即使报告员自己也无法区分偶由游击队员控制的地区与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的区别，对裁决进行粗略判读就可以判断出，它同意并重申了 1907 年海牙条例的规定，这是国际法在这方面的明确简洁的声明：

只有在实际上被敌国军队管辖的领土才被视为是被占领领土。占领只延伸到建立并能够行使这种权力的领土。

- **歪曲以色列立场：**特别报告员批评“以色列的安全考虑使它有绝对权利在巴勒斯坦领土建造隔离墙”的说法。以色列从来没有声称过有这种绝对权力。相反，以色列一直坚持认为，它必须在保护以色列免受恐怖袭击与巴勒斯坦人不受干扰的生活之间寻找一种适当的平衡。
- **歪曲法律论点：**报告员在报告中多次、而且几乎是以误导的方式列举了以色列最高法院最近就 Beit Sourik Village Council 诉以色列政府案做出的裁决。例如，为了证实他所谓隔离墙应当围着“绿线”修建的说法，他坚持说法庭比较倾向不那么具有侵略性的以色列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提议的安全建议就是证明。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法庭和委员会都认为隔离墙唯一有效的路线就是插入到西岸。(法庭裁决全文见 <http://62.90.71.124/eng/verdict/framesetSrch.html>)

C. 报告的重点

特别报告员说，本报告重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军事入侵加沙地带，建造“隔离墙”以及限制行动自由：

侵入加沙地带

特别报告员把注意力集中到加沙地带的两个特定地区：Rafah 和 Beit Hanoun。这确实是以色列开展军事行动的两个地区，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点地区。但是特别报告员很快就排除了来自这些地区的恐怖主义攻击。

以色列提出的入侵理由是，就 Rafah 而言是为了破坏用来走私武器的隧道，就 Beit Hanoun 而言，则是为了摧毁向以色列发射 Qassam 火箭的能力。但是，应当从更广泛的政治角度来看到这些侵略。

可以预测，报告员提出的更广的角度肯定与以色列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无关，而与他所推测的以色列真正的政治动机有关。

但是事实上，不但不能成为报告员建议的政治开场白的借口，相反恐怖分子在 Rafah 地区建造的隧道是对以色列平民的最致命的威胁。自四年前巴勒斯坦爆发暴力以来，共发现了 98 个隧道，从加沙地带地下深处一直通到埃及，这些隧道用于走私武器，包括防空导弹，迫击炮和机关枪以及各种弹药。最近，隧道还用来运送恐怖分子和从事恐怖攻击活动。隧道修建的很先进，很多隧道在地下 10 米深，长达数百米，而且都配有电力和通风系统。

这些隧道有意建在民宅内及地下，给以色列部队寻找阻止这些行动造成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是特别报告员有意无视这些情况，也许这才能说明他为什么会破坏这些房屋是“肆意”和“毫无意义的”。

特别报告员对以色列针对从 Beit Hanoun 发射的 Kassam 导弹采取的行动也采取了类似的判断式做法。对报告员来说，以色列进入该地区（“在推土机的陪伴下”）与防止恐怖主义攻击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为了毫无道理的惩罚。

事实上，自巴勒斯坦暴力爆发以来，从加沙地带总共向以色列发射了 325 枚 Kassam 导弹。以色列 Sderot 镇多次遭到导弹攻击，这些导弹落到学校里和家里。自 2004 年初以来，共发生 160 次 Kassam 导弹攻击，其中大多数都以以色列的城镇村庄为目标。在过去 3 个月里，有 4 名以色列人在这种攻击中丧生，其中 3 人是儿童。由于巴勒斯坦当局不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种攻击，因此以色列除了在这些导弹发射之前予以制止或炸毁组装这些导弹组的工厂之外别无选择。

特别报告员不遗余力的抨击以色列的行动，但对在平民区中心建厂、从学校和医院后面发射 Kassam 导弹的恐怖分子却不置一词。相反，报告员发出刺耳的呼声，要求采取行动（“现在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必须查明应对这种野蛮破坏财产行为负责者、并对其采取必要法律行动的时候了”）就是针对以色列的。考虑到他在上一份报告中对发射导弹的恐怖分子的赞美，充满热情地描述“装备有步枪、迫击炮和 Kassam-2 型导弹的武装分子以坚定的决心、以勇气和成功面对以色列国防军”，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隔离墙

在前几份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对以色列的隔离墙能否有效防止恐怖攻击表示怀疑，认为“隔离墙无法遏制任何决心进入以色列进行恐怖行为的人”。

实际上，安全隔离墙对恐怖分子团伙渗入发动自杀性攻击能力的影响巨大。2002 年，自杀式恐怖攻击造成 452 人丧生，2 309 人受伤。其中一次攻击发生在逾越节，在 Netanya 的 Park 旅馆发生的屠杀造成 28 人死亡，65 人受伤。正是这次攻击推动了隔离墙的建设。第二年，随着隔离墙北部完工，攻击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为 26 起，214 人死亡。自 2003 年 8 月北段完工后，总共只有 6 起自杀式攻击事件。

特别报告员再也不能否认隔离墙是挽救生命的有效措施。因此，他现在提出“没有绝对证据表明如果沿着绿线修建隔离墙就难以有效地阻止自杀炸弹。”

特别报告员坚持说，以色列沿着或在所谓的“绿线”内修建绿线就能够保卫自己，那么他对以色列的冒犯就是有罪的，——他认为以色列力求以安全措施为由达到政治目的。正如以色列最高法院在 Beit Sourik 案件中所说：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隔离墙只能在绿线上修建]。恰恰相反，是出于安全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考虑来审议以安全为由设计的路线，而不考虑绿线的位置。

至于沿着这条路线修建的隔离墙是否有作用，特别报告员并没有说明任意和临时设立的停火线能够一直沿着村庄或河谷修建，能被证明是以色列的临时安全隔离墙，但隔离墙从未打算用作边界线或用作防御线。他也没有提到这些地区，由于地形的原因，隔离墙深入的是以色列而不是西岸地区。

对任何无从了解预防恐怖主义攻击复杂性的人来说，特别报告员的安全处方过于简单，枯燥无味。他在提到耶路撒冷地区隔离墙的路线时说到：“隔离墙把巴勒斯坦人隔离开来，但绝对不可能成为安全措施”。人们只能猜测，报告员谈的是不是同一个耶路撒冷，是不是那个在过去 4 年中有 7 辆公共汽车和 3 个餐馆被炸的地方。而这种攻击本来是可以临时通过隔离墙加以预防的。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报告员说居住在 1967 年线以外的以色列人不应得到保护，或甚至对他们的攻击都不应称为是恐怖主义攻击。特别报告员认为，隔离墙的目的只能是阻止自杀炸弹者“进入以色列”。特别报告员在前几份报告中无视以色列平民在领土内被杀害，他只谴责在“以色列内部”造成死亡的自杀炸弹，或那些准备“在这个以色列扩大恐怖”的人。但是恐怖主义分子不加以区别，过去四年的暴力使以色列儿童、妇女和男人被巴勒斯坦人的炸弹炸死或被巴勒斯坦狙击手打死，不论他们碰巧是在 1967 年线的哪一边。

特别报告员无视恐怖主义是建造隔离墙的原因，却提出自己对以色列动机的解释。他告诉我们，“有证据表明”以色列行动有“三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把定居点并入以色列，没收巴勒斯坦土地 [和] 鼓励巴勒斯坦人大批出走”；

“将定居点并入以色列”

报告员用“并入”以色列这个词，捏造他指责以色列的行动——并入定居点和他实际正在做的事情——保护他们——之间的隔阂。隔离墙路线的设计确实把居住在 1967 年线附近的以色列人包括在内并予以保护，同时又不给巴勒斯坦人造成不当的痛苦。这并不危害他们的地位，或他们所居住土地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以色列外交部长西尔万·沙洛姆在 2004 年 3 月 17 日明确指出：

隔离墙只是一种防御措施，目的是保护以色列人免受自杀式炸弹和其他恐怖主义攻击。这不是一个政治行动。也不打算把它当作边界，或对与巴勒斯坦未来的谈判做任何预先判断。隔离墙对它所在土地的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在最近三年半的时间里，共发生了 20 000 起恐怖袭击，因此这只是我们找到的挽救我国平民生命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

报告员还无视以色列多次重申的“隔离墙不具有永久性的影响，它只是临时性质的。正如以色列外交部长所说：

隔离墙是临时性质的，唯一的目的是安全。隔离墙可以根据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拆走或搬走。在我们与埃及和约旦签署和平协议时，在我们离开黎巴嫩时，尽管费用不菲，以色列也拆掉了数百米的围墙。隔离墙是可以拆掉的。但是被恐怖主义夺走的生命是回不来的。

“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此处，特别报告员在使用语言时再次表现出不够审慎，他声称隔离墙的目的是“扩大以色列的领土范围”，土地和水资源都被“并入以色列领土中”。但如上所述，隔离墙不但对土地的地位没有影响，而且以色列还做了各种努力，确保土地所有者能够进入他们的田地 and 得到水资源。这些措施包括在修建了隔离墙的地区，设立 24 个农业专用大门和 7 个检查站。建造新的基础设施维持水供应以及行政公署每天和当地人民进行协调。

在报告员的“并入”和“没收”世界里，这种安排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来看报告员对在杰尤斯和伊斯拉地区隔离墙影响的描述：

隔离墙建在杰尤斯的住房和肥沃的伊斯拉耕地之间，从而将杰尤斯的农民与他们的土地隔开……。显然伊斯拉村附近的情况也是如此。

事实上，在杰尤斯地区，有两个专供农业用的大门一直在使用中，农民们可以经过这里去农田。伊斯拉村也有一个类似的大门，目前每天延长开门时间以方便农民收获橄榄。

在以色列答复报告员的前几份报告中，以色列详细说明因使用土地和收入损失，对每个受隔离墙影响的人给予全面赔偿一事，报告员对此也同样保持沉默。

“鼓励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迁徙”

报告员没有对“大规模被迫迁徙”的严重指控提出一丝一毫的证据，或用证据说明结合地带居民人口有任何减少。事实上，结合地带的人口确实减少了，但这是因为以色列把隔离墙朝西边弯过去了，结果居住在隔离墙以西的巴勒斯坦人的数量就减少了。例如，为了缓解隔离墙的影响，以色列做了移动，没有把 Baka El-Sharkia 村包括在内，结果使路线内的巴勒斯坦人减少了大约 7 000 人。

报告员激动地提出他的论文，他说隔离墙的目的是造成“大规模强迫迁徙”。但他没有提到在建造隔离墙时进行的广泛协商，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都有权利提出反对意见，或向以色列最高法院要求赔偿。已经提出了几十份诉状，结果对隔离墙的路线以及进入做出了很多改动及人道主义安排。

报告员捏造了“强迫迁徙”的理论令人震惊，因为他对基督徒从伯利恒大规模迁徙却保持沉默。如《2004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记载，大约2400名基督徒从伯利恒地区迁出前往其他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勒斯坦权利机构没有阻止犯罪团伙掠夺他们的土地，同时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参与了这些活动。

行动自由

报告员形象地细述了对巴勒斯坦人行动的限制，他告诉我们，限制行动自由“给每个巴勒斯坦人造成个人痛苦和行动不便”。对恐怖分子爆炸汽车或在购物中心使以色列人丧生的“个人痛苦和不便”他却只字不提。

事实上，主要是由于安全隔离墙的功效，以色列能够在领土内放松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宵禁的必要性明显减少，几十个检查站和路障也都被拆除（自去年8月以来，检查站的数量已从71个减少为47个，路障也从197个减少为111个）。以色列仍在不断努力确保学童的行动自由，为运送160名需要通过安全隔离墙上学的学童拨发专款。报告员提到的经过Rafah终点站的限制也已被取消。

但是报告员对事实不感兴趣。他不但对这些积极进展不重视（他确实提到宵禁减少，但只是一带而过），他把精力都用在坚持说，由于到处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狙击手攻击和驾车射击，因此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指定了一些敏感道路，“以色列对行动自由的限制甚至超出种族隔离制度”。报告员所谓“道路隔离”的指控极其令人不安，他未能把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享有向法院上诉和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以色列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区别开来。他没有向我们介绍报告打算向我们介绍的情况，反倒暴露出负责撰写报告者的心理状态。

D. 结论

在特别报告员撰写本报告，批评以色列的安全隔离墙时，在尚未修建隔离墙的贝尔谢巴市又发生了两辆公共汽车自杀爆炸事件。有16个平民，包括1个3岁男孩丧生，100人受伤。如果修建了南部隔离墙，这些人本来可能就不会死亡。

在他抨击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防御性攻击时，恐怖分子对以色列 Sederot 镇发射了 Kassam 导弹，杀死了4岁的 Yuval Abebe 和2岁的 Dorit Aniso。当时他们正在祖母家的院子里玩耍。

然而，特别报告员既不感到羞耻也不觉得难堪，他继续按照他的政治议程描述离奇的现实：那里既没有恐怖威胁和恐怖分子，既没有以色列人的权利也没有巴勒斯坦人的义务。

将对这种痛苦的进退两难的状况进行一场重要辩论，在保护以色列人免受恐怖袭击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不受干扰的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是报告员

描述的简单状况及他提出的傲慢和毫无根据的所谓安全办法对这种辩论没有任何帮助。

把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交给这样的人是一个悲剧，不仅败坏了人权委员会的名誉，也给以色列恐怖主义受害者带来冒犯。最终，最大的灾害是他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报告员在误导他们，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他在帮助他们。他无视任何腐败、管理不当、煽动暴力和勾结恐怖主义活动的迹象，他的做法也没有帮助巴勒斯坦事业。恰恰相反，这种庇护做法只是进一步践踏人权，迫害少数民族和盗取原本打算用于帮助最急需的巴勒斯坦人的数亿资金捐款。

本报告最终将暴露出令人悲伤的事实：现任报告员根本不关心发展一个负责、自由和繁荣的巴勒斯坦社会，他只不过是维护那个继续挫伤巴勒斯坦人民真诚愿望的压迫性政权罢了。
